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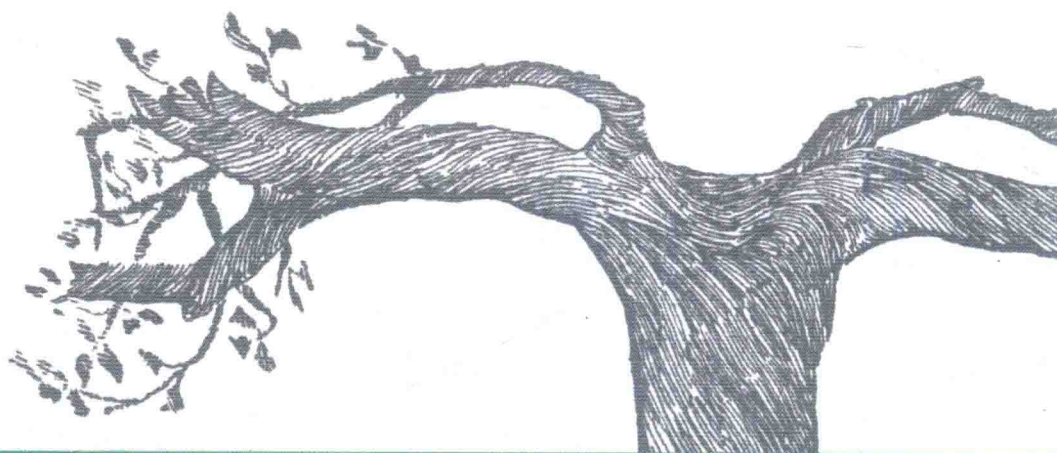
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文丛



晚清五四时期

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

张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文丛



晚清五四时期

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

张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 / 张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161 - 9164 - 4

I. ①晚…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108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4.5
插 页 2
字 数 466 千字
定 价 11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青年者，学术之希望也。本“孔子文库——学术文丛”，即以汇聚青年，襄助学术为宗旨，以积累吾校青年俊彦之著述，展现人文社会科学之成绩为鹄的。

作为山东省重点高校，曲阜师范大学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校训，秉承“孔颜型范，春秋学统，海岱情怀，洙泗遗风”，数十年来为社会培养众多精英人才及优秀师资，享誉海内。

“南沂西泗绕晴霞，北岱东蒙拥翠华。万里冠裳王者会，千年邹鲁圣人家。”岱岳之阳，洙泗之滨，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斯为黄帝诞生之地，少昊活动之墟，商奄旧壤，周公封国，素称人文荟萃之域，周礼尽在之邦。当春秋战国之际，天子失官，学术下移，私学兴起，诸子争鸣，九流十家，蔚为大观，此中华文化之轴心时代也。而此轴心时代之轴心人物，则鲁国之仲尼也。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上古文明之大成，端赖鲁国历史人文之得天独厚也。

遥想当年，夫子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删订诗书，修起礼乐，赞明易道，制作春秋；杏坛设教，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弟子三千，七十二贤，成儒家之集团，士阶层亦以此登上历史舞台，兹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演为中国思想文化之黄金时代。时人已赞其“大哉孔子”、“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弟子更叹“天纵之圣”、“自生民以来未之有”。秦汉以降，士大夫及庶民无不尊崇孔子之道，其影响垂两千余年，且远播海外诸国，沾溉后世，垂范千秋。近世史家柳翼谋谓“孔子

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西哲雅斯贝斯将孔子与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并誉为人类思维范式的奠定者，良有以也。

孔子者，伟大教育家；曲阜，东方之圣地。立上庠于斯，其义深且大焉，非特有功于一时一地，尤别具文化传承与创新之大义也！曲阜师范大学建校迄今，庶乎一甲子矣。经数代曲园人之耕耘，今日之曲阜师大，已成师范教育之沃土，综合性之高等学府，拥有曲阜、日照两大校区，占地二千余亩，涵盖文、理、工、法等十大门类，名家荟萃，桃李芬芳，人文底蕴深厚，九州海外驰名。

然忆昔建校之时，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亿兆斯民，同心同德，戮力建设，气象一新。一九五五年，山东省师范专科学校建于泉城济南。翌年，举校迁圣地，更名曲阜师范学院，升为本科院校。长校者，高赞非先生也。高先生出郯城高氏，幼承庭训，及长，师事大儒黄冈熊十力与大儒桂林梁漱溟二先生，宅心仁厚，学养深邃。受命出任曲阜师院院长，筚路蓝缕，艰困万端，书“犹有洙泗遗风，更加众志成城”一联，勉励师生，奋力开拓，使曲园迅速崛起于教育界，其德其勋，永铭史册。尤可言者，高先生自建校伊始，即于孔子文化研究，颇属意焉。曲园之孔子研究，今日于学界占居一席之地，赖高先生开创之力也。戊午年杪，改革开放，国家，曲园亦随之振兴，文、史、哲、政、经、法、教、管、艺诸科，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数十年来，曲园之人文学术，扎根文化圣地，吸纳传统养分，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洙泗学人，僻处小邑，登三尺讲台，授业传道，退而伏案，执笔撰著，孜孜矻矻，未敢或怠，于学问亦三致其意焉。虽未得大都市之声华，然反得以沉潜学术，安心著述，此其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之谓乎！

学术之事，诚非同寻常之事也。梁任公有言：“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欲觐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王静安亦谓：“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也。”国家且勿论焉。而学术之于大学，事业之基也；之于学

人，立命之本也。夫子倡“为己之学”，后儒秉“知行合一”之教，华夏两千余年之人文学术史，群星璀璨，光耀千古，不逊泰西，然近代以来，重理轻文之风大扇，新世纪以来，商业大潮席卷而来，人文社科无用论，甚嚣尘上；人文学者之清贫，有目共睹。尤其青年学者，于学术念兹在兹，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思维活跃，惜乎其资历尚浅，负累甚大，困难与机遇并存，痛苦与快乐兼具，民间所谓“青椒”一族是也。虽甘心寂寞，清贫自守，怎奈“压力山大”何！若此，欲得学术繁荣，岂不痴人说梦耶？职是之故，纾困解难，助其一臂之力，走上学术之康庄大道，则学校主事者之所思所念也。有鉴于此，学校社科处积极谋划方案，多方筹集资金，设立“孔子文丛”，以襄助青年学者专著之出版，推动我校之人文社科学术之繁荣发展。

本文丛面向全校人文社科领域青年学者全面开放，凡符合条件之学者皆可自愿申报，学校组织专家匿名评审，入选者由学校组织统一出版。自二零一三年始，每年拟出版一辑，每辑不超过十种。

纵观当今之世，学术之发展繁荣，端在打破学科藩篱，开展学科对话，实现协同创新。然突破成规，谈何容易？必当审慎擘划，期以长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尺之台，起于累土。此“孔子文丛——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文丛”计划，面向人文社科诸学科，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搭建不同学科交流之平台，其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协同创新之起点乎？其我校人文社科学术发展繁荣之基础乎？

《曲阜师范大学学术文丛》编委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

创新·拓展·增值(序)

朱自强

近十几年来,儿童文学的学科面貌正在悄然改观,不论是儿童文学研究的范围,还是研究儿童文学的队伍,都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其中的一个体现,就是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越来越多的学科的博士学位攻读者,选择儿童文学课题作博士论文。

我与张梅老师认识,是在她师从山东师范大学魏建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之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魏建教授思想活跃、思维敏锐、视野开阔,对儿童文学研究非常关注和重视。大约在2010年,魏建教授主持教材《中国现代文学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的编写工作,嘱我撰写“现代儿童文学”一章,后来因为篇幅所限等原因,改为由我撰写研究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派的文学”一章,以“儿童文学”为其中的一节。虽然这次学术写作未能“尽兴”,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写作,能以一定规模和体式,纳入儿童文学,正如教材主编在“前言”中所说,是“尽可能弥补了此前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缺失”。

由于对学术的包容理解,魏建教授很支持他的博士生从事跨领域研究。2009年的某一天,魏建教授给我电话,说是他的一位博士生打算撰写儿童文学方面的学位论文,嘱我多与她作些交流。不久,我就接到了张梅老师的电话,开始了我们之间学术上的交流和相互切磋。

因为了解到张梅的图像叙事研究这一课题，自然关注她的研究成果。2014年，我编撰《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一书，在解说郑振铎的《〈儿童世界〉宣言》时，就引用了张梅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一文中的观点——

在《儿童世界》的实际编辑过程中，“图画”的儿童文学功能越来越受到了重视。张梅指出：“《儿童世界》上有一个最受儿童欢迎的栏目‘图画故事’。最初，郑振铎仅仅沿用了《儿童教育画》上‘滑稽画’这种名称。

到第1卷第9期，郑振铎便放弃了使用‘滑稽画’，创制了‘图画故事’的新名称。这说明郑振铎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新文体的产生对儿童文学的意义，并开始从最初的沿袭到了自觉建设这种新文体的阶段。”

从现代儿童文学史论的角度，研究晚清五四时期儿童书刊的图像叙事，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非常令人期待。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到张梅，我几次问过她博士论文是否出版。她总是谦虚地说，还想进一步斟酌、修改，于此我感受到她是一个踏实、严谨的学者。

今年九月，我收到张梅希望我为她的大作《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一书作序的电话，自然欣然答应。不隔几日，书稿校样也到了，就利用十一长假通读书稿，并有了以下几个感受。

张梅的这部学术著作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创新性成果，它明显为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带来了视野的拓展和学术的增值。

以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极少涉及到图像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是一个大的突破。图像之于儿童文学的意义，不同于图像之于成人文学。儿童文学属于一种跨文类的文学艺术，图像叙事就是其中的一个文类。对自己

所研究的图像叙事的意义，张梅是具有学术自觉和学科建设自觉的。她在“绪论”中就指出：“如果我们再在儿童文学纯文学的圈子里固步自封，就会丧失儿童文学学科嬗变的历史机遇。”“在儿童文学纯文学的圈子里固步自封”，这的确是以往儿童文学研究史存在的问题。

儿童文学不是一个实体，而是现代人建构的一个观念。作为一个对事物认识的观念，儿童文学观一方面会随着对事物认识渐趋丰富而改变，一方面会随着接受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而发生改变。从张梅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一书可以感受到所谓“读图时代”的问题意识，而她所借鉴、汲取的图像理论、媒介理论、童年研究方法，则拓展了、深化了她对儿童文学的认识，帮助她发展出与以往的许多儿童文学史研究所不同的言说方式。

张梅选择了晚清五四时期的几种重要期刊、教科书、儿童文学读物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研究策略就体现出了她对儿童文学观念的拓展，正如她在书中所言，“本书在破除儿童文学的纯文学观念、建立大儿童文学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把晚清五四以来的蒙学读物、儿童书籍、刊物、报纸、近代教科书都囊括进来，从中抽取典型文本诸如《小孩月报》、《蒙学报》、《启蒙画报》、教科书、《儿童教育画》、《儿童世界》、《小朋友》等进行深度扫描，力图对晚清五四时期的图像叙事能有一个清晰的史的勾勒。”

重视原始资料的发掘和考据是该著作的一大特点。

历史学家、古典文学专家傅斯年曾说过一句可以视为历史研究、文学史研究的原则的话——“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应该说，张梅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较为认真地实行了这一学术原则。

张梅在书中说，“……想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用史料说话。避免以讹传讹，妄谈虚论。”这不是一种标榜，而是留下了足印的践行。这里试举一例。关于叶圣陶童话的发表出处，作者订正了以往研究的一些讹误，比如，有研究者认为《花园之外》这

篇童话也发表在《儿童世界》上，但是作者经过资料查询，证明其实并无其事，而是由郑振铎亲手发表在他所接编的第三集《童话》丛书之中。再比如，有研究者说“1923年至1924年这两年内，叶圣陶还在《儿童世界》上发表过《牧羊儿》、《聪明的野牛》等5篇童话，成为他前一个时期童话创作的尾声”，针对此种说法，张梅指出：“如果查一下原始资料就会知道，上述说法并不确切”，“在‘1923年至1924年这两年内’，《儿童世界》上只有《聪明的野牛》一篇。”为此我也查阅了1923年至1924年出版的《小说月报》，果然在第十五卷第一号上见到了《牧羊儿》这篇童话，可以作为张梅所质疑的事情的一个补充证据。

这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所谓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勉力为之，不勉强出之。在学术风气浮躁，以数量傲人的当下，这种踏实的学术作风是非常可贵的。

有史有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该著作的另一个特点和优点。

在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张梅放出历史观的眼光，将图像叙事视为“另一种现代性诉求”，认为“图像正是推动儿童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我认为，这种定位图像叙事的儿童文学史观，抓准了儿童文学取得现代性的历史脉搏。我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虽然也指出主编《儿童世界》的郑振铎重视以图像诉诸儿童的视觉，“这一点在当时是颇具现代性的”，“具有鲜明的‘儿童本位’倾向”，但是并没有作详细的研究。现在，张梅对《儿童世界》（也包括对其他儿童杂志）的图像叙事所作的详细介绍、深入研究，是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这一儿童文学史的大动脉式的问题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关于论从史出，这里也试举几例。

《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一书呈现了大量的图像，用哪些图像，不用哪些图像，这显然是研究之后的选择，因此，选用什么图像就是研究本身。作者重视对所选图像的“意义”

进行深入、细致的发现和阐释。比如，作者在研究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教科书《新修身》里的孝故事时，以《事亲》为例，通过绘画，探究文字中不予表现的成人（父母）对儿童孝行的态度：“这种画面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父为尊、子为卑的封建等级秩序。夏天，父亲欣慰地坐在一旁等待黄香为其扇凉枕席；冬天，父亲手捧一本书坦然地等待黄香为其暖被。”然后，将其与《养蒙图说》中《扇枕温衾》里的父亲形象相比较：“《养蒙图说》中《扇枕温衾》的父亲，在黄香大汗淋漓地奋力扇枕之际，光着一只脚、翘着二郎腿悠闲地在旁边坐着。何止是坦然受之，简直对黄香的孝行不以为意、熟视无睹。和《事亲》中父亲的姿态何其相似？《新修身》自然没有把‘二十四孝’中极不人道的‘郭巨埋儿’编入教科书，在思想史上是一大进步。但从成人对待儿童的态度上看出，清末的儿童仍然处于被漠视的卑下地位，这种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在史料的基础上立论，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张梅在详细地列举、分析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由“滑稽画”到“图画故事”的转变情形之后，联系到当下的“图画书热”这一形势，论说道：“我们通常把现代图画书作为儿童文学的新文体，而‘图画故事’就是图画书的雏形。郑振铎当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新文体的产生对儿童文学的意义，他已经从最初的沿袭上升到了自觉建设这种新文体的阶段。的确，以文字和图画互相配合的方式来叙述故事，它涉及的内容是广泛的，如果仅仅用‘滑稽画’来命名，无疑是自缚手脚，大大削弱了它表意的范围和深度。长此以往，很容易为滑稽而滑稽。郑振铎最先有了这种自觉，从‘滑稽画’到‘图画故事’，看似只是简单的名称变化，但由此催生出了儿童文学的一种新文体。由于‘滑稽画’更倾向于美术，而不是文学。‘图画故事’则落脚点在‘故事’，很明显是属于文学的。而且‘滑稽’仅仅是儿童文学的一个方面，它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儿童文学内容的全部。”“‘图画故事’从文中插图、‘滑稽画’一步步成长而来，最终成为今天儿童文学的重要文类——图画书，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新文体发生、发展、完善的过程。今天的图画书仍然

是一个充满弹性和生机的文体，许多文体都可以采用图画书的方式去陈述。而这种文体实验在郑振铎创编《儿童世界》时就开始了。”这种联系当下的精当的阐释，就真正将郑振铎对“图画故事”的一书探索放在了恰当的历史位置之上。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纯然客观的历史叙事。当历史的叙事者选择或一史料加以呈现，其观点已经蕴含其中。张梅研究《儿童世界》时，特别介绍了附夹于杂志的“小画报”这一细节，并于细微处发现了大问题：“在徐应昶主编期间，从1923年第7卷第1期开始随杂志发行附载一种‘小画报’，这应该就是儿童连环画。后来《儿童世界》杂志社嫌每期琐碎，改为每月一厚册。单独印制，且印刷精美，可以说与现代图画书的形制愈发接近了。但是遗憾的是‘小画报’大约发行了一年左右，邮政局不许夹在《儿童世界》里一齐邮寄。1924年第11卷第8期《儿童世界》杂志社把‘小画报’改作‘图画故事增刊’，每隔四期一次，和《儿童世界》一起钉印，至于内容，仍和从前一样，不过版式不同罢了。就这样图画故事发展成为现代图画书的一种可能性被压制了。”

我在《从感性到理性：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方法——以夏志清和顾彬的文学史写作为参考》一文中曾说：“研究文学这个‘细腻的东西’的演化过程的文学史，也应该是‘细腻’的。……如果文学史写作只是在作宏大的、粗放的论述，不去关注“微小的事物”，就容易使文学史写作变得大而空，玄而虚。”作为儿童文学史论著作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一书，不仅选取非常具体的研究对象，而且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具体细节，主要是图像叙事的细节之中，将图像叙事变成了“细腻的东西”，把儿童文学史研究落到了细处和实处。

最后，我想谈谈儿童文学史研究中思想观照的重要性。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的《中文版序》中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各种阐释还在不断地推出，脱离了上述那种语境联系的这些阐释必然失之肤浅，它们拘泥于文本的内部分析并不能给中国文学赋予多少思想史的深度，而

只有具备一定的思想史深度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

对于儿童文学研究而言，顾彬的上述观点更值得认同。我们的一些儿童文学史著述，或者观点肤浅，或者自相矛盾，往往是因为缺乏“思想史深度”，而有的儿童文学史著述，在重大的、核心的问题的阐述上出现的不当甚至谬见，原因也是出自思想的蒙蔽。

张梅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大都以某一种书刊的研究为章节，以史料的介绍、展示以及图像文本解读见长，不过，全书依然贯穿着一条历史叙事的线索，在这一条线索上，显示出张梅的现代性视野。顾彬曾自信地评价他自己的文学史写作，“我所写的每一卷作品都有一根一以贯之的红线”。如果说，张梅的这部著作也有一条时隐时现的“一根一以贯之的红线”，我觉得就是“儿童本位”这一现代思想。

张梅在研究《儿童教育画报》时，列有“从图像来看现代儿童的建构过程”这样的题目。在作者的描述、论述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童年”的被现代化的过程。作者关注到某些图像中的深意：“第7期的封面是一男孩身着童子军服，帅气地骑着自行车。到了第75期的封面（图5-6）虽然还是穿着童子军服的男孩骑自行车，但这时不仅仅是骑，而是潇洒地玩弄着车技。这似乎暗示了现代的儿童可以驾驭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在同期内页‘滑稽画’栏目中一个红衣男孩嬉笑着踩着高跷，一辆蒸汽火车呼啸着正从他胯下通过。文字表述为‘高脚人的胯下，可以通过火车’。这是在1917年6月，火车还是绝大多数中国儿童闻所未闻的新式交通工具。”对这幅画，作者的解读是，“如果火车喻指西方现代文明，高跷就喻指中国传统文化，那么这种顽皮的想像、大胆的东西方并置可谓别有深意。这个画面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深蒂固的天朝中心思想的一种隐秘曲折的表达。但这些骑自行车的或踩高跷的儿童的确体现了一种现代儿童的自信：我们是现代社会的主人。”

张梅重视儿童读物中的“启蒙”内涵，比如她追问：“在晚清旧的教育机制的变革过程中，把孔子奉为至圣先师、以儒家四书五经为核心学习内容的私塾教育与新兴学堂、新兴教科书兴起是怎么

碰撞、交流、融合的？”并指出：“在晚清西学东渐历史语境下，《蒙学报》把孔子像放置在创刊号的首页成为一个非常有意味的举动。”

她分析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儿童期刊《蒙学报》里图像对孝故事的“成人本位”的表现：“由于实践常常偏离儒家思想，统治阶级又一味强化各种愚忠愚孝，这就给图像的表达带来一定难度。尤其是当孝子是儿童时。很多儿童孝子常被画师处理成背影或侧背影，比如第10期‘孝行’中‘怀橘遗亲’（图2-25）的陆绩也是个背影。从画面看袁术是重点表现的人物，他正面冲着读者，身材高大，穿着华贵，占据着右上方的位置。而作为主角的孝子‘陆绩’背冲读者，由于是跪姿，画面中占的空间很小，处于左下方的位置。总体看袁术刻画得细致入微，陆绩的表情、服饰刻画得相对粗疏。袁术形象的高大和陆绩形象的渺小构成了一种上对下、成人对儿童的威压。这种构图方法完全颠倒了主角、配角的关系，突出的反而是应该作为陪衬的成人袁术。这种情况在《蒙学报》很普遍。如果成人和儿童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中，视觉的焦点一定是成人。在以孝悌为根基构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中，‘子’位置决定了即使儿童是故事的主角在画面中也被压制成从属角色。”

张梅警惕《小孩月报》的“启蒙”是否具有现代性，她引用并认同陈恩黎的重要观点（《小孩月报》“并不通向西方启蒙运动所追求的‘信仰、理性、自由与怀疑’等核心价值，而是通向如何以现代媒介为载体的‘形塑儿童’之路……《小孩月报》所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颠覆和互补的横向文化移植，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继续绵延的纵向繁殖，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规范、塑造与利用的文化惯性。”），指出“《小孩月报》中的儿童形象并没有呈现出现代儿童观主张的儿童主体性。”

在国学热、中国文化本位思潮兴起的当下，张梅对“西方”有一种放松的心态：她指出许敦谷笔下的“小姑娘的脸部造型其实更

酷似于西方儿童，而且手中的洋娃娃的造型和装束完全是西方的儿童形象。”并认为，“也许在一个万物皆有灵且平等的童话世界里，一个长袍马褂的‘缩小的成人’形象会显得怪异”。“鲁迅所批判的‘钩头耸肩，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脸相的所谓‘好孩子’的儿童形象，或者鲁迅所言的多数儿童呈现出的‘中国式的衰惫的气象’在《儿童世界》是看不到的。”张梅颇有意味地指出：“看民国成人书刊会明显感到民国气象，即使最新潮的月份牌和《良友》中的风气之先的时尚女郎，也多是旗袍装束。而看儿童读物，则没有距离感，也没有陌生感。因为民国儿童书刊中的儿童形象与当下儿童形象实在相似。……儿童书刊根本放弃使用生活中真实儿童为写生对象，勾画的全是西方式的儿童。图像中的儿童没有长袍马褂，没有褴褛，没有苦难，没有一点老中国的影子。这当然都是一厢情愿地对西方的现代想象。”“正是这股强大的想象西方的冲动和实践，对20世纪儿童文学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深刻影响着当下成人社会对童年的普遍假设。如果当时还是对西方的一种想象式的描画，那么现在‘全球化’已经‘化’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来，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审美习惯。至少当初五四文人们对儿童形象的某些设定现在已经成为现实。”

难能可贵的是，张梅在认同以“西方”的现代性资源进行“童年”的启蒙时，并不轻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张梅的现代性观念里，也包含着对传统资源的发掘和现代转化这一意识：“学界普遍认同近代教科书是在参照外国教科书形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具体表述却多把关注点放在近代教科书‘新’和‘启蒙’的方面，对近代教科书的传统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忽视。至少现有的研究成果对蒙学读物自身的改良和近代教科书对蒙学读物形式、内容的传承论述不够。然而蒙学教育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蒙学读物更是汗牛充栋，近代教科书的形成绝不是无本之木。笔者更愿意把近代教科书的诞生看成是蒙学读物的现代转型。传统蒙学的现代转型主要是从以下两种路径来实现的：蒙学读物自身的改良和近代教科书在中、外资源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

总之，在近年的关于儿童文学史研究著述的阅读中，张梅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是令我眼睛为之一亮，思绪为之一动的著作。在书籍尚未付梓之时，我能先睹为快，深感是自己学术生活中的一件幸事、乐事。

2016年10月13日

于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小孩月报》:多种图像叙事探索	(10)
第一节 《小孩月报》概况	(10)
一 《小孩月报》的版本	(10)
二 《小孩月报》简介	(15)
三 主创人范约翰简介	(19)
四 《小孩月报志异》版本辨析	(22)
第二节 《小孩月报》的视觉启蒙	(25)
一 先进印刷技术提供的技术支持	(25)
二 绘画技法的西学东渐	(34)
三 图像版的“海客谈瀛洲”	(37)
四 对传统绘图蒙学读物的改良	(43)
第三节 《小孩月报》中的图像、叙事与权力	(48)
一 从画图释义到“画图示戒”	(48)
二 从“画图示戒”到“漫画意识”	(56)
三 《天路历程摘要》的图像叙事性	(64)
四 《小孩月报》启蒙性再论	(83)
第二章 《蒙学报》:儿童启蒙的“图说”形式	(91)
第一节 《蒙学报》概况	(91)
一 《蒙学报》简介	(91)